

媒體朋友的時間寶貴，我簡單分三點進行說明。

## 第一，關於程序正義的質疑。

我們已經重新、完整地檢視所有文件與決策過程，相關內容也已經向各位媒體朋友報告過，在此不再重複細節。

因為行政管理的背景，最擔心的是組織陷入集體盲思：

因此，我或許不認同你的意見，但我一定會堅定地捍衛你的發言權。在關懷內部，我們開會時，都會刻意創造出反對意見，來促使方案更完整。

因此，協會不可能出現所謂「一言堂」，更不可能封殺不同意見。

而大會之所以採取共識決，是為了和政府對話的需要，若一個聯盟可以同時提出兩個立場相反的方案，政府應該如何因應呢？

## 第二，關於遊蕩動物立場的質疑。

外界有一些聲音認為，關懷生命協會等動保團體，是站在野保團體的對立面，才讓遊蕩動物的問題一直無法解決。

這一點，我想說明得更清楚一點。

我們作為動物保護的政策倡議團體，其實關心的是「所有動物的處境」，不只是遊蕩動物，也包括野生動物。而我自己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看，則會在上述立場上，再多一個角度，把它看成是一個風險管理與衝突管理的問題。

所以我們在做政策設計時，其實是在處理不同風險之間的平衡。我們通常會看兩件事情：

第一，這個方案能不能在降低衝突的同時，不讓遊蕩動物或野生動物這兩邊的問題變得更嚴重，至少是一個雙方還能接受的做法。

第二，這個方案政府做不做得得到？如果制度上做不到，或執行起來會出現很大的落差，那反而會讓問題更複雜。

只有這兩件事情都成立，我們才會去推動。

也因為這樣，我們有時候會同時被兩邊批評：任意餵養方覺得我們太嚴格，野保方則覺得我們不夠徹底。

總之，關懷生命協會從來不是站在誰的對立面，而是希望把原本很容易對撞的兩邊，拉回到一個可以一起往前走的方向，讓這個議題從一直爭論，慢慢走向可以真正被執行。

特別是在現在行政體系已經很吃緊的情況下，時間跟資源都有限，我們更需要把力氣用在真正能降低風險、解決問題的事情上，而不是一直卡在兩邊對立裡面。

### 第三，關於近期的攻擊與回應。

這幾年來，協會在遊蕩動物與異寵議題上，承受了不少抹黑與惡意攻擊。

我一直勉勵同仁，以一種克制的態度面對，甚至以佛教所說的「忍辱」精神，不進入消耗性的對抗。

但我也必須坦白地說，這些攻擊已經對協會的名譽造成實質傷害，而我們至今，既沒有收到公開的道歉，也沒有任何私下的解釋，這點令我非常心寒。

過去大家其實有不少的合作與情誼，在一些重要的保育計畫中，我也曾無償提供協助。如果僅僅因為政策主張不同，就可以對關懷進行抹黑，這實在是我無法接受的，我們今天的記者會是被迫開的，不然錯誤的訊息一直在網路上流傳。

最後，我想做一個展望。

三四年前，我在農業部主持會議時的開場，就曾經提出我的憂心：

如果遊蕩犬議題各方，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、標籤化對方，政治動員，不能坐下來產生妥協的方案，幾年之後，問題仍然會停在原地。很遺憾，今天的情況，讓我不幸言中。

我自己是學習公共政策的人，從不會天真的認為，可以用單一方案解決所有問題。我們真正需要的，是將不同政策工具進行精緻化設計，組合成一套可以運作的「全面作戰計畫」。利用每個方案的優點，同時控制其副作用。

這樣的過程，也許不夠戲劇化，甚至看起來緩慢，但往往正是最有效、也最可持續的路徑。在記者會的最後，我們誠摯邀請所有目標相同，願意務實解決問題的夥伴，耐心地坐下來找出最好解決問題的方法。

謝謝各位媒體朋友的採訪。